

THE OPEN
SELF

CHARLES WILLIAM
MORRIS

开放的自我

(美) C·W·莫里斯著 定扬译 徐怀启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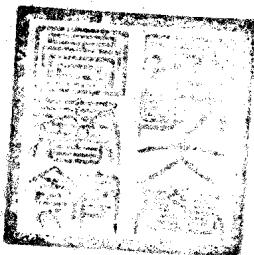


2 020 8051 3

XIEFANG XUESHU YICONG

开放的自我

(美) C·W·莫里斯著 定 扬译 徐怀启校



THE OPEN SELF

by

Charles Morris

Prentice-Hall, Inc.

New York 1948

本书根据纽约普兰迪斯一霍尔公司 1948 年版本译出

封面装帧 孙宝堂 邹纪华

· 西方学术译丛 ·

开放的自我

〔美〕 C. W. 莫里斯著

定扬译

徐怀启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该书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光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15,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 21,001—51,000

书号 2074·322 定价 1.15 元

西方学术译丛

出版絮语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经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现在来看，其中一部分属于西方学术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决定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重印，编辑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奉献给广大读者。当然，这套书并不以此为限，我们还将继续移译国内尚未介绍过的西方重要学术著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构成一个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系列。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在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出现学说纷呈、多维拓展和此消彼长的局面，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态势更引人注目，其中也不乏学术宏著巨篇。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将把它的翻译视点主要放在二十世纪。颇具真知灼见的著作，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科的有益学说，都将成为我们选择和译介的对象。

编辑出版这套译丛，我们存有一个素朴的愿望：既为了扩大

读者的学术眼界，也为了促成国内学术界的创造。应该承认，西方学术著作，甚至是那些巨制，基本上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样，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所以，当我们着手编辑《西方学术译丛》时，却在翘首盼望我国学术界结出累累硕果的季节的到来。

组织出版一套学术翻译丛书，是一项要求高、费力大的工程。尽管有人把当今世界看作“地球村”，但是生活在地球这一端的我们，要全面了解另一端世界的学术状况，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为此，我们祈求海内外行家为这套丛书通信息、出主意、提建议，当然也欢迎给以批评与匡正。

一九八六年八月

60288/28

莫里斯和《开放的自我》

莫里斯(Morris, Charles William 1901—1979)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曾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任教，并担任过美国哲学协会西部分会主席。他的重要著作有：《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的经验主义》(1937)、《符号、语言和行为》(1946)、《意谓和意义》、《指导理论基础》、《科学的经验主义》等。

在哲学史上，有人把莫里斯归入实用主义派别，有人则把他归入逻辑实证主义。这两种归类都各有道理，因为莫里斯的主要思想虽然来源于实用主义，但他并没有沿着实用主义的路线走下去，而是致力于糅合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两大派别。在莫里斯看来，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虽然前者以人为本，着重探讨人的行为及其效果；后者侧重于语言的逻辑分析，但是它们在本质上具有一致之处。首先，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打出“改造”的旗号，试图拒斥哲学的基本问题。美国的实用主义主要代表杜威曾以哲学的改革家自居，他写道：“哲学，只有当它不再来研究哲学家们的问题，而成为哲学家们探究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时，才能恢复元气。”我国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实用主义的信徒胡适，把实用主义的“改造”方向说得更为明白：“一切理性派与经验派的争论，一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一切从康

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逻辑实证主义又称“新实证主义”，是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第三代。^①逻辑实证主义把哲学仅仅归结为逻辑，提出“以科学逻辑代替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张，在实质上也就是要把哲学的基本问题排斥在哲学大门之外。从这一点上看，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是相似的。

其次，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都重视对概念、命题“意义”的分析。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C.S.Peirce)曾经着重研究了观念(即概念、命题)的意义问题，提出了“意义即效果”的断言。这就规定了实用主义从效果来分析“意义”的特征。比如，对待客观事物(实在、客体)，毋需研究事物本身是什么，而需要研究事物对人生行为的影响，它对人的作用、影响，等等。逻辑实证主义对概念、命题“意义”的分析，主要表现在逻辑分析方面，而逻辑分析就是“科学语言的逻辑语法”分析。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证实原则”便是充满了对语言的分析。

莫里斯正是在认识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相似之处的基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科学的经验主义”。莫里斯的“科学的经验主义”以指号理论为基础，他的重要著作《指号、语言和行为》、《指号理论基础》等，都是为奠定“科学的经验主义”的基础——指号学而撰写的。莫里斯把指号(sign, 亦可译为符号、记号)分为两大类：语言指号和非语言指号。它的指号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语形学，研究指号与指号的关系；二、语义学，研究各种指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三、语用学，研

^① 实证主义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19世纪20~30年代由孔德创立了实证主义，第二阶段是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赫的实证主义，第三阶段便是逻辑实证主义。

究指号与它的解释者的关系。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把语言的研究划分为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这是莫里斯的贡献。但在哲学上，则反映出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因为指号学抛开了思维与语言的反映论问题，把人的活动仅仅看作是一种使用符号的过程。

由于莫里斯糅合了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所以，他有时被作为实用主义的哲学家，有时又被归入逻辑实证主义的行列。在这本《开放的自我》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两种哲学思想的糅合与体现。但在总体上，《开放的自我》是以实用主义哲学的主导思想作为基调的。本书出版于1948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投掷成功，预示着人类进入了原子技术的时代。但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却没有任何跨入这一历史新阶段的精神状态，相反，有人则认为人类正在走向世纪末。丧失信心、悲观颓废和忧虑不安的情绪日渐滋生。莫里斯显然是清醒地注意到了这一点。用他的话来说，这些都是人的自身中潜在的“一股黑暗势力”，这股黑暗势力正在使人们“陷于困境，没有创造性”。所以，呼吁人们认清“我们自己身上”的这股黑暗势力，促使改造自己、创造新的自我，保持美国及西方世界的生命力，便成了这本书的主题。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及西方世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时代性的“社会病”，仅靠呼吁每个个人“改造自己”、“创造新的自我”，是不可能解决的。莫里斯把着眼点投向个人，应该说是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分不开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潮，而他们所谓的“人”则是个人，是以个人、个人的行为和活动为出发点的。这就使莫里斯不可能超离这个出发点，而去寻找另外的视野。但是，放到当时的背景上去看，作者针对人们丧失信心、忧虑不安的情绪，要求人们向前看，改造自己，创

造新的自我，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本书曾于一九六五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作为“内部读物”发行，刊于《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十七辑。这次根据原译本重新排版，并纠正了原译本一些明显的疏漏与错误。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一、人作为自己的创造者	1
替代旧自我的新自我(3) 情况估计(4) 逃	
避责任:非理性主义(8) 逃避责任:决定论(13)	
逃避责任:罪恶(16) 重新负起责任(19) 新	
的完整(22)	
二、人关于人的知识	23
强调身体(25) 依赖、统治和超脱(30) 强调	
自然环境(32) 强调社会(35) 强调符号(38)	
小结(41)	
三、语义学入门	44
符号的多种多样(46) 符号的层次(49) 符	
号的用法(51) 陷阱(54) 观念动力学(58)	
理想动力学(60)	
四、生活方式	63
价值的型式(69) 美国青年的证词(70) 方	
式7:马特拉亚方式(73) 谁想怎样生活呢?(75)	
每个人是独特的(78) 坚持自己!(80)	
五、自我的墓穴	83
家庭群(86) 对付挫折的策略(88) 冲突的	
形式(91) 下地狱(94) 活死人可能重新活	
过来(96) 开放路和尽头街(98)	

六、多元宇宙	101
什么是哲学?(105)	哲学和人(107)	哲学信
念(107)	相对主义的幽灵(110)	客观相对
·主义(112)	快乐的智慧(116)	
七、开放自我的开放社会	117
人创造文化(120)	社会能够损害它的创造者	
(122)	封闭的社会(125)	新时代的社会理
想(128)	为自由规划(130)	
八、获得自由还是受到挫败?	135
伟大性的根源(136)	我们根本上发生了毛病	
(138)	诊断和处方(142)	美国处于致命危
险之中(144)	“因为时间近了”(146)	号召
创造!(149)		

一、人作为自己的创造者

这是午夜和黎明中间的时刻。街道上最后两扇灯光照亮的窗户刚刚暗了下来。最后两位边说边笑的行圣礼的神甫走过去就寂静无声了。我开始在写一本书。

早晨是时间的开端。但言语要着手诉说它们自己，而且言语不会一直讲不出来。因此在午夜和黎明的中间时刻，我在这个城市一间小房子里开始进行写作了，而在这个城市，惠特曼和麦尔维尔也曾经描写过美国的光明面和阴暗面。

纽约城。早秋。上午三时。我在思考着三句话。一句话是一位富翁说的，他在纽约城有家，在长岛有财产。他玩弄过值得赞许和众所公认的权术，并赢得了酬报。然而几天以前他说，“如果我是上帝，我就会反对这个城市，把它清除掉！”当他说话时，他把拇指紧按在餐桌上端，四周一拧，就象捏死一只虫子那样。

一个衣着时髦的女孩，刚从松得海峡航行归来，用比较时兴的话说：“我想乘一乘会用原子弹把西方文明炸毁的飞机。”

第三句话完成了这三句话的三角关系。第五街区域许多基金会之一的主席用下面这个问题来结束快下班前的工作：“我们怎样才能使美国保持青春？”他说话的意思是强调这一事实，即尽管采取提问的形式，可是他的言语却流露出一种深刻然而却是忧虑不安的希望。

这三句话人们很少讲到。纽约人，象其它地方人一样，难得用这样方式讲话。凭借地下道、泰晤士广场或者任何海滨的字

眼会表明，这种极端语言“在统计上是少见的”。而且所有人有时都说得过头了，把个人的困境夸大为人类的世纪末，把鼓起勇气喝酒夸大为全新世界的开端。那些喜欢语义明晰性的人对这两种说法都不置信。

但是，当作征兆来看，这三句话是给人启发的。它们很可以同威尔斯在他最后一本著作《心灵的限度》里表露出来的恐惧心情相比拟，即现代人是没有指望的——一个“难以和解的敌手”在践踏着他。它们在一张小银幕上放映出构成当代男女本质的午夜和黎明的奇怪混合。它们夸张地说明了今天许多人文雅的外观下面没有讲出口的不满趋势。它们揭露了这种没有得到认可的毁灭愿望，即有时私下承认目前毁灭的可能性。它们显示出一种不安的自白，即现代人不得不设法使自己成为适应新时代的新人——以免他当真变得过时。

选择这个时刻来开始写这本书就是出于这种思想。这种思想考虑到对所有人和所有社会都发生作用的黑暗势力。这股黑暗势力则以挫败、封闭、破坏、毫无成果来不断威胁每个人和每个社会。这股黑暗势力今天可能使十个人里面的一个在他或她一生中有朝一日有严重神经错乱的危险，并且使十个人里面好几个感到忧虑、不满，陷于困境，没有创造性。这股黑暗势力关涉到美国是否正在丧失掉它的生命力而变成新世界里的旧美国。这股黑暗势力使严肃认真的人也不晓得整个西方文明是否会倾向于自我毁灭。

在晚间认清这些黑暗势力是好的。在黎明前认清这些黑暗势力没有单独完成对人的支配也是好的。因为人是不断重新创造自己的东西，是自我创造者，是把自己作为他的创造材料的工匠。这条创造生活的边疆是人们经常要坚守的一条边疆：是人类边疆，是人下一次创造他自己的边疆。

生活就是面临抉择。人现在正面临巨大的抉择。他忍受着一个新时代的早期阶段。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必须对付整个世界问题，而这些问题却坚持要折磨着他。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统治着在他控制之下的人和自然界。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面临着在集中的奴役和不可衡量的自由之间进行极其重要的选择。难怪他要犹豫、混乱、害怕、为难。难怪他要寻求那些指导他在今天边疆上摸索前进的观念和理想。

我们所牵涉到的就是这种观念和理想。我们正处于我们人类生涯的冒险阶段。我们已经把连最放肆的巫师也决没有梦想到的力量揭发了出来。只要我们不是毁灭自己，那我们现在就必须确定利用这种力量来达到的人类目标。我们在担心。对此我们打算做什么呢？

替代旧自我的新自我

我们的危机是一种奇怪的危机。我们象孩子玩烈性炸药那样。并且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又不同于孩子。我们害怕自己，担心我们不能承担这种责任，而这种责任可能使我们重新得到天真的欢乐。假如有一个“难以和解的敌手”在摧毁着人，这个敌手就是人自己。我们在自己身上敏锐地感觉到这股黑暗势力。

我们同样知道，我们拥有很大的内在潜力。感到新时代在开始就同感到旧时代在结束一样明显。我们已经把它称做原子时代。但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开发我们的人力资源。我们还没有设计出一种比原子弹更有威力的心理炸弹。我们能够用原子分裂来释放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怎样才能够在我们自己封闭起来的力量内部引起分裂，以便相应地释放出巨大的人力来呢？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有新机器，新厂房，新建筑

物，也有新的麻烦。我们需要新的自我，以及自我之间的新关系。我们必须使自己跟上我们的时代。只要我们回复到人的立场，我们就能够使非个人的力量从属于人类目标。为了建成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我们就必须做到以人为中心。男人和妇女必须再度成为我们注意和关切的焦点。我们已经改造了物质环境，现在我们就不能逃避改造我们自己。如果那个妖魔抓住了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因为妖魔就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危机是一种人类危机。

要使我们自己投入创造活动，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动机的根源和我们遭到挫败的根源。我们需要懂得自我创造的技巧和它所设置的陷阱。当代研究人的学者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尽力把这种知识用于我们的目的，以至扩充这种知识。但是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个人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决定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想要做些什么。我们的希望是释放我们自己的能力，使之足以摆脱我们的困境和对付我们的挫败。“每个新时代的经验都需要一种新的自白。”我们必须敢于作这种新的自白。麦尔维尔告诉我们说，“危险的中心比危险的周围更没有危险。”

人现在要使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将要使我们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便是我们的论题和我们的问题。

然而这些是开始白天工作的黎明语言。

情 况 估 计

幸而白天是晴朗的。这是一个适宜于思考我们自己的日子。既没有使人产生下雨天的阴郁感，也没有引起人们对阳光的过分赞许。这是一个便于老老实实进行思考的好日子。对必须做的艰难工作来说，夜晚太长，而黎明则寄予奢望了。我们所面临的

最艰难任务就是对我们自己忠实。对一个人来说，赞扬自己比责备自己来得容易，责备自己比认识自己来得容易。一个晴朗的日子有利于老老实实的思想。

在这种心情下面我们立刻对夜晚的陈述，即人是他自己的创造者，感到疑惑。

固然，人创造了许多事物，但是他当真创造他自己吗？当我们说一个晴朗的日子有利于老老实实的思想时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弃吗？因为这提示，我们的思想甚至还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且我们自己的语言所引起的这种怀疑被广泛流传在我们中间的学说加强了，这些学说认为我们的体格决定着我们是怎样的，或者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把我们模铸成我们所具有的人格。环境、体格、社会——这些东西不就是把人装扮起来的衣裳吗？

这些确实是起强大作用的东西。赞扬它们能力的各种学说几乎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要教条。承认人的人格以生物机体为核心，而这种机体只有在栖息于一种自然环境中的社会里才能成长起来和结出果实，这不是教条。承认人的人格把它的全部过去带进每一个未来，这不是教条。关于人的科学的出现无疑证实了这些情形。承认自然环境、体格和社会对培养人的作用，只是当我们使它们的力量囊括一切的时候，只是当我们把它们用来否认人在进行自我创造并创造他自己历史这个程度上不同于所有生物的时候，才成为疑问。

十分明显，人已经大大改变了他的自然环境，控制了他家里的温度和湿度，种植庄稼和饲养牲畜，关闭和开放海洋河流同在陆地上选定的地点相通的道路。而人对他的身体进行工作并且在将来还要进行这一点虽不明显却仍然是真实的。从他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他治疗自己，使之成为至少略不同于另一种情况下

的人；他对于配偶的选择多少决定着将来男女的身体类型；如果他愿意，他就能够有意识地选择和抚养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最后，现在某些人类学家承认，人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建立各种不同的活动系统类型，而这些活动系统就是各种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是人类的创造活动，是他们建立起来的生活在一起的各种类型，并且将以预见到的方式继续建立。地理、遗传和社会为人类创造活动设置条件，为人类创造活动提供它所必须使用的材料，阻碍或提高这种创造活动。但是承认创造生活的工作总是超不出特定的条件，这并不能曲解成为否认人是培养自己的一种起主要作用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关于人讲得太多，清醒的思想也会变得不自在起来。清醒的思想不是谈论人而是暗示我们恰正谈到个别的男人和妇女。因为正在创造他们生活的是个别的男人和妇女，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各不相同的。人的历史是他们许多特殊和不同的经历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不同的个人扮演着英雄、坏蛋、小人物和合唱队员等等不同的角色。人类戏剧的丰富多彩就在于不同演员的多样性。只有现在我们才正在开始看到各种人实际上是怎样不同。了解这些差别是我们主要任务之一。这里所要强调的仅仅是差别这个事实及其重要性。因为它容许我们承认，自我创造是一个程度问题。有些人毕生象河水流过草地一样毫不费力地遵循着本地社会情况和人们所指示的轮廓线和途径前进。另外一些人的一生却象向前冲击的瀑布那样，打破各种障碍，并且刻划出社会历史山峰的新形式。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重大意义上影响着人类的进程。大多数人起着比较细小的作用，他们采纳别人已经构成的观念、发明和生活方式。然而差别仍旧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别，因为即使采用别人所创建的某些东西作为已有也是挑选出来容纳在一个人的自我中去；而且这